

欧阳

记忆中的包子

位于住家附近十字路口的清真早点铺有些日子没去了,对了,相邻的饭馆门前还跟着支了一个摊位,专营包子,可每次去都觉得包子专营铺太过冷清,估摸着早晚得歇。

周日买早餐,没想到摊位依旧活着。嗯?该不是自有特色吧?念想一滋生俺就动了心。

细分的馅儿不列队,包子就荤素两种。买来一尝,还真是很有特色:一口咬不着馅儿,再一口馅儿就过了。要说包子个头不小,底部直径和普通的馒头差不多,怎么也不该和元宵般的小笼包一个特色吧!更匪夷所思的是,这营生居然还立着。

北方人倾心“馅儿大皮儿薄”的包子,就如对饺子的宣传描述。而且,人们对馅儿本身的制作手法以及最后出笼的形态也有说道,比如馅儿的调拌不能来回乱搅和,必须得一个方向调匀,调好的成品要有黏滞的模样,如此过蒸笼后才能“馅儿大”,如一个紧实的大丸子球,或者还具备“弹牙”性状,那才是好货色。

上世纪80年代专门去天津体验过狗不理,一口下去,满嘴跑油,那是真香——肚里少油宰啊,不香都不行。应该是10多年后,狗不理开进北京,彼时的记忆翻涌出来,就奔着地安门那家店去了,仍旧是满嘴油,可口感强烈的不是香,而是有些腻,和原产地相比,这味儿变得大了些。可人家店家不认,说是绝对原汁原味。这么看来,多半是我的口味偏离了记忆,虽然有这种想法,可内心还是不太相信。

再过去十年,新世纪后行天津,又想到了这个疑问,就再去了依旧人满为患的狗不理。您还别说,包子还真就是那味儿。客观说我的口味也没脱胎换骨,研究的结果,根本原因在肚子层面——是因为肠肥肚圆不缺油的过儿。其后服务员推荐了蟹黄包,海腥味儿不小,算不上好吃,记得是80元一个。

这应该是市场经济下的引进品种,从前似乎没有这个盛行于沪上和江淮的名品。不仅是蟹黄包,我对苏南土著衷情的汤包也有些保留意见,倒是觉得如果把清炖狮子头的那个丸子包进包子可能才是绝品,可人家师傅说,狮子头有汤的元素,真做包子就会是别味。可能吧,反正是没寻着这种包子。

话说回来,不以人口感论好吃与否,就汤包和蟹黄包来说,味道还是很有特色的。同样特别的,还有粤式的叉烧包,略微有点甜味,个人认为味道欠佳,不知老广们追求的是啥滋味。

好了,该说俺记忆中的美味包子了。这个自然又得回到蜀地,说的是那种馅儿中芽菜或类芽菜咸菜充斥,至少此类食材占比较高的包子(馅儿中可以加些没有怪味的绿色时蔬)。这种馅儿不好说馅儿大皮儿薄,因为芽菜这个东西不允许包子馅儿成型——无不成松散状。

不是偏心,好吃客都知道咸烧白这道肥肉作品,无论多肥的肉,到了芽菜门下,油腻之味都被灭得一干二净,只留下醇香,而和梅干菜不同,芽菜味儿且正没有干涩属性,这使得肉馅儿香而柔顺,口感自得言。

或有人说,也就川中人士喜欢这口。坦白说还真不是。少时接触各色爱包子的南下干部,不管是山西河北,还是山东河南,几乎就没有不被这一味道征服者,开门关门,只要有条件都整这一口,似乎完全忘记了还有肉丸子紧实包子馅儿的故里道统。

当然了,要排位最佳还得说“小笼包子”,馅儿之外还有外加的工艺。早先的作品,竹制小蒸笼内,必须还得有其他内容,包子下面铺垫新鲜竹叶或是切丝的荷叶、粽子叶啥的,香醇之外多一味清香,也有松针干叶铺底之说,号称松香加身……总之味美秃笔难述。

可惜现而今商人逐利为本,极致味道的艺术追求有些淡漠了,市面上的小笼包已经不适于半咬一口闻香。

如今几乎完全不再计较吃的“味道”了,可想到昔日的包子,自己居然会咽起口水来。



电影日历

丁文清

办公桌前有一本朋友送的电影日历,一天一页、一部电影、一句台词。休闲时随意翻翻看看,却料这些“时过境迁”的心灵鸡汤竟引发了莫名的感动,“无奈”“缘分”“好奇”这三个貌似不关联的词组也激起了纯粹的冥想。

电影《灿烂人生》有句台词很经典:“你喜欢书本,因为你可以随时合上它,但生命有别,不由你作主”。经过岁月过滤的哲思,大多是辩证的,但辩证的,往往在深刻之中裹着无奈。“生活不像电影,生活艰难多了。如果你不出去,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天堂电影院》)”,这是对现实的无奈;“人生到头来就是不停地放下,可最痛心的是,我都没能跟他好好道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是对逝去的无奈。“每个人都会死,但并非每个人都曾真正活过”,《勇敢的心》用这句台词忠告我们,“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既然无法“放下”,更无法“停下”,唯有把日子当旅程,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飘逸于云,游弋于水。

青年时相信必然,年长时不得不相信偶然。电影《卡萨布兰卡》这句名言“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有那么多的酒吧,她偏偏走进我的”,很直白地道出了这个道理。缘分是一种机缘巧合,它是爱,也是命,是遇见,更是感应。“这个世上一定有某种善良,值得我们奋战到底(《指环王之双塔奇兵》)”,这是缘之约定;“在野蛮的屠宰场上,还是有文明的微光存在,那就是人性(《布达佩斯大饭店》)”,这是缘之终极。

有一位哲人说过,面对浩茫世事的幽暗与波折,支撑人走下去的是好奇。对未来不可抑制的好奇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让我们心态更放松,让我们对世间更包容。《泰坦尼克号》这句“大白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喜欢早起来的时候,一切都是未知的那种状态,不知会遇见什么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这种好奇,让一个人全身细胞都能活跃起来。“你才25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步履不停》)”,表达是乐观的状态;“不是每个人都会变,你应该对人更有信心一些(《曼哈顿》)”,表达的是安全的感受;“你知道跌入谷底的好处吗?你会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绝地反击(《欢乐好声音》)”,表达的是豪放的情绪。

“我在雨中歌唱,就在这雨中歌唱,这感觉多么美好,我重拾往日欢笑(《雨中曲》)”。那些年我们看过的电影,留下的经典,经由一本日历,再次激活,把数十年散发着灵性与智慧的“台词”提炼给你。且请珍惜过往的“无奈”,呵护今日的“缘分”,读懂明天的“好奇”。

绿色诗情



群山

北塔

那被望的低下了羞涩的眉
背对我的狮子领着那些年青的
纷纷撩开草木的衣襟
用柔韧的石头跳肚皮舞

这一片它们共同守护的田园
哪怕在严冬,也不会荒芜

每一个山头都被安顿得恰到好处
谁也不愿意离家出走

激情助浪涌诗潮(新韵)

曾新友

植树

寸土无荒废,挥锄洒汗忙。
用心催岭绿,随手种春光。

春日观樱花

金荣广

君自哪方来?仿佛一夜开。
灿然如火炬,映照凤凰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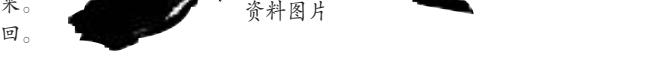
温泉木屋

龚学明

修竹环绕,紫花张望
光线适时明暗,白天和
夜晚在林间相约交替

自然之美久居于野趣
又失之芜杂,修饰后的
风景疏离随意的感官

晨光升起,像小心的鸟
从木屋的巢窝看;翠色安好
一池温泉在门口守候,清澈
如昨



入画

曾玉堂

陌上金秋桂子黄,
风筛树叶地生光。
若非路有亲人唤,
错把家山作画廊。



清远记

华海

我不知道这个幽深的洞天
住着多少个神仙
总感觉在仙境中穿行
自己也沾了些仙气
仙风道骨 衣袂飘飘
那慈眉善目的观音在石隙中伫立
岩洞中蟠伏的龙 不见呼风唤雨
暗河中有几个女子的倒影
我疑心是仙人在浣衣
其中的一个 仿佛
就是我往世的情人
猛抬头 忽见一圆圈天窗
射入一紫霞 令我在
这仙气缭绕的洞天
久久不愿抬步……

江水安静下来,便能凝碧
换取李白,把一江的水都当作凝碧液陈酿
而我取一瓢饮,在山河间不胜酒量

醉便醉吧,好在江湖已远
东坡你为一块石头停留
米芾向另一块石头叩拜
一块石头比一顶头上的乌纱更重!

那一夜,还能听到月下猿猴的啼叫
是东坡的叫声,也是我的叫声
我们是大地的喉咙啊,也是一条江的喉咙

在一首诗中,猿鸣三声,青山更青
我乘舟北江,一路向北

观桃

姚燕飞

刺史观桃逢日丽,红尘滚滚看人来。
而今我欲违天意,冒雨沾花又一回。

临江仙·霞山行

梁玉满

竹翠榴丹摇曳,鸟乘碧树参天。
晚风扶我入林间。
幽溪轻细语,日照彩霞妍。

烦散九霄云外,同行琢句欣欢。
纵情山水写千篇。
禅音和风送,枕石抱琴眠。

漫步

汤惠群

夹岸繁花艳,天清荡涤尘。
条条云路阔,幢幢广楼新。

密树藏飞鸟,宽江现蜃人。
春风知民意,暖透苦劳身。

日出

王晓娜

玫瑰色的云钻进我的歌里,卡住
我的喉咙
江水汹涌而至,淹没
我的回忆,和回忆里那些微笑的眼睛

我再喊一声太阳,它射出
万道金线,刺疼了
我一路前行的脚掌
和脚掌下,那全部的花香

(以上诗歌均由广东省清远诗社提供,作品选自清远首届国际诗歌笔会。)

钟鄂鸣

岁月深处,有煤的喘息
深深的泥土里。风吹明月于旷野
籁籁卷起秋叶。黑色的黄金
沿着风在土层奔跑。那不会说话的
黑,睁着比阳光还敞亮的眼睛
卧于阴暗

落叶归根。把所有怨与恨蜷缩起来
沉入阴暗,泥土
擦掉眼泪,抹去前世今生

煤

黑并不黑,幽暗深处
有一双洞悉于天地万物的眼睛
煤,无声无息
比雨水、落叶还有心事
躺在岁月深处
直到某天被发掘
用那深不可测的黑,和牺牲说话

燃烧,脱去黑色
金黄于空气,跳起最后的舞蹈
虚脱
卸去所有



需要的就留下,不需要的就删除,简简单单就是淡泊。

赵春青画